

# 日韓動亂之背景及其影響

## 一、前言

去年一年中，在亞洲地區發生不少轟動國際之大事件，例如四月韓國政治動亂及土耳其政變，五月日本反安保騷動，八月寮國內戰，十月越南叛亂及十二月尼泊爾國王親政與逮捕該國首相及閣員與若干親共領袖等，此一連串動亂，從表面上看來，大都係由於內部問題所引起，但若加以深切觀察，則均與共黨滲透顛覆活動有關。其中除尼泊爾國王親政為一項反共行動外，其他地區，均以顛覆其合法政府為目標；特別是日韓兩國之動亂，情況更為突出，且其結果，對兩國政局前途，具深遠影響；茲就其動亂之背景及今後影響，分述如下：

## 二、動亂背景之探討

### (一) 韓國政治動亂之背景

韓國獲得獨立後於一九四八年成立國會，通過憲法，並選出李承晚為第一任總統，繼於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六年舉行第二、三屆大選，李氏連選連任，去（一九六〇）年大選，李氏復又以絕大多數票當選第四任總統，足證人民對李氏仍極擁戴。但不幸自去年四月十一日馬山開始示威暴動後，各地相繼響應，鬧得不可收拾，李

氏遂於四月二十七日被迫辭職。事件發生前後不過半月，羣衆竟以十九世紀「流血革命」方式即將堅強反共之政治領導中心推倒，殊出意外。此次政治動亂之直接原因，雖由於人民不滿該次大選及治安當局處理欠當，但南北韓對峙局勢之僵持，政治之積弊，政黨之傾軋及外來之壓力，實為促成動亂之主要因素。

第一是局勢沉悶：韓國在反共最前線，國土分裂，北受共黨威脅利誘，使人心不安、動盪，韓戰停戰後，韓國局勢更形僵化，國民在心理之苦悶，在所難免。年來政府限於情勢，對外無實際行動，對內受反對黨之不斷攻擊，使一般國民情緒，由忍耐、失望，進而不滿現狀，要求內部改革及新的變動。近年來民主黨勢力急速發展及上屆大選張勉能當選副總統，均係國民求變之心理反映。但此等變動，仍未能滿足國民要求，不穩情勢早已存在，故一觸即發而無可收拾。

第二是政治積弊：自由黨執政十二年，若干措施，為人民所不滿，尤其在一九五五年之強制修改憲法，延緩參議院之成立；一九五八年以警察力量驅逐野黨議員後通過「國家安全法」等修正案，解散進步黨，封閉「京鄉新聞」，壓迫反政府人士，政府機關又貪污舞弊，各大企業均由自由黨有關人士獨佔，使中小企業日益困難，故人民已怨聲載道。加以韓國財政收支無法平衡，美援又未作有

效運用，因此物價高漲，失業人數頻增，尤其在大選前夕，米布肉等日用必需品價格急速上漲，直接影響人民生活，因此人心浮動，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

第三是政黨間之傾軋：自一九五六年反對黨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張勉當選後，兩黨對立形勢，已趨嚴重。一九五八年第四屆國會大選，民主黨由三十三席增至七十九席，超過三分之一，因此國會內之爭執日益激烈。自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因反對通過「國家安全法」「地方自治法」「參議員選舉法」等修正案，民主黨議員曾強佔議長席，阻止會議進行達五日之久，至二十四日政府以警察力量，將野黨議員逐出議場，並在自由黨議員單獨審議下閃電通過各項法案後，一年多來，韓國國會始終無法正常進行。而一九六〇年正副總統選舉，又為兩黨必死之爭，其鬥爭之劇烈，自可想見，在競選期中，到處發生衝突事件。及至選舉當日，馬山發生不滿選舉之示威暴動後，張勉即宣佈退出競選，使整個社會陷於混亂狀態。

第四是外來之壓力：可分為兩方面，其一來自北韓共黨及匪俄，過去除要求美軍撤退外，經常以召開南北韓代表會議商討統一問題，對南韓發動和平攻勢。並以經濟、文化交流誘惑韓國人民，一面以滲透手法，潛伏南韓，待機而動。馬山暴動以後，韓共及匪俄立即響應，聲援南韓。其二來自美國，因韓國為美國在遠東重要基地，且有聯軍駐守，因此美國對韓國局勢，特別關切。年來由於自由黨政府施政欠當，加以未能有效運用美援，美方嘖有煩言。在一九五八年總統選舉時，聞美國曾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美國駐韓大使因此被迫辭職。去年四月十九日漢城發生流血暴動後，赫特國務卿坦率指責李承晚政府「不民主」「選舉不公」，並促韓國重行選舉，最後並不惜以停止經援相脅迫，對韓國政治動亂發生鼓勵作用。

## (二) 日本政治騷動之背景

去年五六月間日本之政治騷動，其起因係由於日本眾議院於五月十九日凌晨在自由黨籍議員單獨審議下，閃電通過日美安保新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係一九五一年所簽，十年來，日本得免除匪俄侵略，安全無慮，積極從事復興工作，且迅速成為自由世界強大國家之一，實為安保條約所賜。去年一月在美簽訂並於五月經眾院通過之安保新約，已修正過去若干缺點，較原約對日本有利。就日本目前國力而論，尚無法抵抗匪俄侵略之能力，必須賴安保條約予以保障，故因反對安保新約而發生如此嚴重政治騷動，非但舉行示威暴動，包圍首相官邸，且阻止艾森豪總統訪日，實出人意外，其背景值得探討。

第一是民族感情之反映：日本以亞洲強國，發動侵華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野心勃勃，不可一世，豈料經我八年抗戰，於一九四五年美軍又在廣島、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後，日本即被迫宣佈無條件投降，列為戰敗國。此後國土被美軍佔管，大批軍政首要遭受整肅，一種隱藏於內心之狹隘與不正常心理，并未因日本於一九五一年獲准獨立而消失。且由於美軍駐地及美軍射殺日人事件，使日本國民益增仇美心理。例如一九五七年砂川基地鬥爭事件及羣馬縣相馬原演習場射殺日婦事件，均曾轟動一時，故反美運動，頗易煽惑羣衆支持。

第二是日共之滲透運動：日本共產黨為合法政黨，其全盛時代，在參院五席，眾院卅六席，但自一九五一年採取武裝暴動策略後，選票由二百萬票降至數十萬票，因此自一九五六年日共「七中全會」以後，變更戰術，採取聯合「社會黨」、「總評」，學生及教員團體，結成「民主統一陣線」，發動統戰工作，以羣衆運動方式，從事策動反美及反自由黨政府，例如「反對勤務評定制」，「促成日匪復交」，「反對警職法案」等鬥爭，日共均全力策動運用

。反對日美安保新約，乃日共最重要工作，「阻止安保條約國民會議」，即係一項統戰組織，包圍白宮新聞祕書哈格泰及阻止艾森豪總統訪日，均係日共幕後策動操縱。

第三是社會黨與左翼團體之陰謀：戰後日本政策，約可分為保守與革新兩大勢力，兩者為爭取政權，各政黨時有分合。社會黨曾於一九四七年度組織片山內閣，此後各年均由保守黨執政。社會黨為取得政權，迎合一般國民畏戰心理，提倡中立主義，反對安保條約，主張與匪俄建交。一九五七年及一九五九年曾兩次正式派代表團訪問匪區，雖無實際收穫，但開門揖盜，予匪俄以滲透機會。對內並與左翼工會「總評」，左翼學生組織「全學聯」甚至與日共勾結，作種種推翻保守政權之活動，使國會無法正常進行，社會不能安定。自前年日美談判修改安保條約開始，社會黨及左翼團體即從事阻撓，舉行示威遊行，及至去年一月在華府簽字前，不但在岸首相等臨行前受羣衆包圍，簽字期間，日本國內亦掀起大規模之示威反對運動，並結成「阻止安保運動國民會議」之統一戰線，有計劃的進行阻撓工作，最後演成流血慘案。

第四是受韓土動亂之影響：在李承晚政府被推倒之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土耳其安哥拉、伊士坦布爾兩地學生數千人，亦舉行示威遊行，要求總理孟德拉斯辭職，以後示威運動逐漸擴大，終於五月二十七日將孟德拉斯政權推翻。韓國動亂及土耳其政變均以學生為中心，此時適日本發生反安保運動，「全學聯」因亦利用此項情勢，與社會黨左翼政團聯合行動，企圖一舉推倒岸信介政權，因此在日本政治騷動中，左翼學生之行動，最為激烈與突出。

### 三、對政局之影響

#### （一）對韓國政局之影響

日韓動亂之背景及其影響

韓國去年之政治動亂，對韓國本身，對遠東國家乃至自由世界來說，無疑都是一種不幸。雖然韓國政治已獲得若干改革，自由尺度亦較前放寬，但因此而造成政局之長期不安，共黨之滲透等等，其影響極為深遠：

○造成政局長期不安：韓國獨立後十餘年能維持相當安定局面，李承晚總統實有其貢獻，但自此一政治領導中心被推翻後，新的領導力量尚待形成，在青黃不接過程中，政局不易安定，乃為必然結果。韓國自李承晚前總統辭職，許政以外交部長身份臨危受命，出組「看守內閣」，其間曾遭受極大困難，動輒受各政黨及羣衆攻擊與困擾，政局始終動盪不安。迄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大選結果，民主黨獲得大勝後，因黨內新舊兩派之爭，在新總統選舉及總理提名時，又鬧得天翻地覆，張勉氏於八月二十三日正式組成新閣後，迄今不及五個月，已前後改組三次，其不安定程度可以想見，尤其在民主黨舊派脫離該黨另組新民黨後，其情勢更形嚴重，在國會內兩黨衝突，甚為尖銳。此項動盪不安局面，可能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有利於共黨滲透：共黨在一九五〇年武裝侵入南韓失敗，即注全力於滲透工作，其主要目標，為利用進步黨與學生羣衆，因自由黨政府防範嚴密，共黨無法得逞，及至進步黨被解散及該黨主席曹奉岩被捕及若干共謀判刑後，其勢欲稍利；但自去年四月政治大動亂後，除北韓及共匪在表面支持、聲援外，滲透工作已見加強，去年八月起，北韓發動大規模之和平攻勢，要求南北韓成立聯邦制、實施經濟文化交流後，左翼學生及革新系之社會大衆黨，亦倡導「中立統一論」，為匪張目，其已受共黨滲透利用，甚為明顯。最近又發生共謀劫持定期輪慶州號，企圖航行北韓事件，更可證明上項推測之不謬。目前韓國警察及治安力量極為薄弱，加以物價高漲，

人民生活困難，社會極度不安，正是共黨推行滲透顛覆之最好環境，故今後共黨對南韓之工作，更將積極加強，並將逐漸滋長，威脅韓國安全。

③開民主政治之惡例：「革命」或「政變」雖係一種達到改革國家政治手段，但究非一種民主常軌，非至萬不得已時，不宜輕易嘗試。過去李承晚政府固有不少錯誤，但尚未到達非用流血「革命」以求改革程度。韓國人民不但未循合法途徑要求改革政治，竟用暴力行動逼使其政府垮台，在韓國政史上創下惡例，而新起之政治家，將此項動亂譽為「民主革命」，動亂中心之學生羣衆已成爲政治寵兒，動輒舉行示威，反對政府，在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大選中，若干地區開票時因自由黨候選人領先，部份學生竟有焚燬票櫃之舉。十月十一日，又因不滿對四月十九日對羣衆開槍事件罪犯之判決，衝入國會大廈，強佔議場，威脅議長，要求通過特別法案，重行治罪。凡此種種，均已逾越民主常軌，此種偏狹及仇恨心理，仍普遍遺留青年內心，影響民主政治之推行及社會秩序之維持至鉅。

## (二)對日本政局之影響

去年五月之反對安保騷動，幾乎動搖日本國本，幸賴岸信介首相堅定不渝，始渡過難關。岸氏亦於安保新約批准生效後不久，自動辭職，由池田勇人繼任首相，並經去年十月二十日大選結果，自由民主黨仍獲勝利，政局亦漸趨安定。就整個過程言，在安保騷動中，社會黨及左翼政團非但未達成「日本中立化」及「撤銷日美安保條約」之目標，由於「全學聯」、「總評」等施用暴力行爲，反使日本國民對日共及左翼政團乃至國際共黨之陰謀，加深認識，特別是艾森豪中止訪日以後，引起國民對社會黨及日共等極大反感，並一致予以譴責，十月衆議員大選結果及各項民意測驗中，均可見及。

至於對日本政局之影響，亦有其不利的一面，下列各項，對目前及將來，均具有深遠之影響：

①使日本國際地位低落，日本在戰後十年，由於安保條約之保障，使其迅速復興，成爲亞洲強國，尤其是韓戰期間，其重要性更爲自由國家所重視，在聯合國亦成爲重要成員，其國際地位已顯見提高。但由於去年反安保騷動中，搗毀國會，並發生流血事件，在機場包圍白宮新聞祕書哈格泰，迫使艾森豪總統中止訪日，並發生刺傷社會黨領袖河上丈太郎等暴行後，使西方人士懷疑日本社會基礎是否鞏固，日本人民有無民主素養，其治安力量是否足夠，對日本在國際之地位，不能不重新估計；特別是日美關係受到嚴重打擊，在國際上聲譽，決非短期內可以恢復。

②國民對政治更趨冷漠：日本國民因受天皇制度之影響，對政治一向極少關心；在去年五六月間反安保大騷動中，當「社會黨」、「總評」、「全學聯」等有組織的在東京鬧得如火如荼時，大多數市民生活仍極正常，商店照常營業，戲院、舞廳、酒吧仍舊生意興隆，一般國民不熱衷政治情形，當可想見。在大騷動過程中，由反岸政府、反安保條約進而成爲反美運動，其本質逐漸改變，已爲國際共黨所操縱，及至包圍哈格泰、阻止艾森豪訪日及搗亂國會事件發生後，引起國民反感，輿論一致譴責，因有此巨大之制衡力量，遂使其勢燄減低，但從去年十一月大選，東京、大阪等大都市投票率僅百分之六十觀之，證明國民對政治更趨冷漠，此種現象，對一個民主國而言，是極危險現象。

③議會政治無法正常化：所謂國會正常化，係指在國會內絕對不用暴力行動，不由一黨議員進行單獨會議法案，議員不集體退場及集體投空白票而言。日本在去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不顧社會黨之阻撓，運用警察力量，驅散反對黨議員，保護清瀨議長進入議場，

在自民黨議員單獨審議下通過批准安保新約後，國會進入麻痺狀態。現在新國會業已組成，但在新議長選舉中，因社會黨與日共均反對清瀨一郎出任議長，竟全部投下空白票，在新國會中創下惡例，影響今後國會正常化至鉅。現在自民黨與社會黨，對恢復國會正常化，正計劃所謂「年中會期制」及「國民投票制」等擬議，但其前途仍未可樂觀，長期紛擾，可以預言。

④右翼勢力之抬頭：日本戰敗後，極端國家主義份子之右翼運動，幾已全部瓦解，但近三四年來，又見復甦，若干右翼團體亦先後成立，過去所謂「一人一殺主義」，即為右翼團體之傑作，濱口、犬養兩首相，高橋是清及若干政要，均係被右翼所殺，即去年政治騷動中，社會黨河上丈太郎及岸前首相之被刺，亦均係右翼所為，大選前社會黨魁淺沼稻次郎被刺殞命，行刺之兇手，即屬右翼組織之「全亞洲反共青年同盟」，足見右翼勢力在逐漸擴大中，雖

然目前日本右翼團體大多數標榜「防止日本赤化」，與左翼相對抗，其用意原極正當，但其所採手段，實不足為訓。

#### 四 結 論

綜上所述，在去年日韓動亂中，國際共產黨在日本雖然稍受挫折，但其欲使日本中立化，推翻自民黨政權，扶持社會黨，將日本變成俄帝附庸之策略，決不致改變。在韓國方面，共黨勢力原極微弱，但經去年事變後，其勢力顯在逐漸滋長，為韓國及遠東安全計，值得重視與警惕。目前在亞洲國家中，除台灣外，均在動盪不安，正是國際共產黨滲透顛覆之良好機會。根據莫斯科世界共黨會議之「聲明」分析，共黨對亞、非及拉丁美洲之活動必將加強，故料本年亞洲又將是多事之年。

(完)

## 一九六〇年之中近東情勢

一九六〇年之中近東情勢，若僅由表面觀之，似因共產集團正傾全力向非洲及拉丁美洲滲透，而呈現平靜小康局面。惟共產集團對此一地區之擴張並未稍戢，其以加強貿易與經援夾帶侵略之戰術，則在無形推進之中。蓋東西冷戰在此一舊戰場之角逐，已入於長期化持久戰階段，雙方皆須從事部署以製造未來之有利條件，故能在表面上暫時相安無事。茲概述一年來中近東情勢特徵如次：

### 一 基本反共形勢未變

毗鄰俄帝之土耳其、伊朗與巴基斯坦等三國元首，曾於一九六〇年二月間在巴國會談，三國對阿富汗日益倒向匪俄一事深感不安，故除向其提出警告外，特討論如何共同防備問題。旋中部公約部長理事會亦繼於四月下旬在伊朗召開第八屆會議，當時各會員國對美俄即將舉行之高峯會議，不免抱有疑慮，因之，美國務卿赫特乃